

## 演講稿(一)：簡媜談 竹枝詞、碗公花

時間：民國九十一年(2002)六月

地點：台大

主持人：何寄澎

主講人：簡媜

記錄者：許瑞秋

### 何寄澎：

台灣文學和五四相比，並不遜色。高中選文以散文爲主，簡媜是不可以忽略的作家，以前曾表示過對簡媜作品的不滿。是因爲做一個觀察者常有一些侷限，在那時候台灣散文欠缺多元化的傾向，那時候很多年輕人耽讀簡媜的作品，令人有些擔心。後來我陸陸續續讀簡媜的作品，發現簡媜不論是在藝術上，或作者的使命感上都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作家。簡單來講，就是她在創作上有變，有不變，不變的是她堅持她的抒情方式，變的是她不斷透過對生命的體會跟觀察，改變她筆下的素材。

我對作家的衡量標準很簡單，就是一個作家停留在她本身的成就，我覺得是不能讓人滿意的；一個作家如果不堅持自己的文學信念而隨波逐流，那麼短時間他是一個紅得發紫的創作者，但拉長時間來看，他一定會汨沒於歷史的洪流中。我這樣說，各位只要從簡媜的《水間》開始，到她的《月娘照眠牀》一路看下來，看到她的《私房書》、《夢遊書》，看到她的《胭脂盆地》、《女兒紅》、《頑童小番茄》，看到她的《紅嬰仔》、《天涯海角》，把這一連串的作品看下來，不用我多說，各位一定會發現簡媜自己的變與不變，看到簡媜在當代那麼多作家中讓人刮目相看的種種特質。

很多老師會質疑簡媜的作品那麼多，爲何會選《月娘照眠牀》的〈碗公花〉和〈竹枝詞〉？這是簡媜最好的作品嗎？我們在選文中會珍惜這有限的篇幅，會選一些典範的作家，不會選一些泡沫作家來浪費大家的時間。但是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不見得會

選這個典範作家最好的代表作。理由很簡單：我們要考量到高中課程標準的要求，以及高中生的性向和程度。最能代表簡媜語言風格的作品，在目前現代文學教育還不夠深厚的前提下，也許不是那麼適合高中生。當初我們選文的時候，曾徵詢簡媜的意見，簡媜建議我們選《胭脂盆地》的〈暗道之歌〉，那是寫流浪狗的，很短，但那種表現手法，我擔心目前高中生的閱讀能力是否能完全了然；對於老師在處理這一課時，是否能得心應手？在種種的考量底下，我們選了簡媜較早期的，更何況鄉音的捕捉都是作家源源不絕的題材。一篇課文只是個開始，透過老師的引導，學生可以再去選讀她的其他作品。簡媜的文章充滿慧心和巧思，她的談話也是一樣。我認識的作家極其有限，在有限的作家中，在語言上極具魅力的，一個是她的前輩黃春明，一個就是簡媜，兩個都是宜蘭人。

**簡媜：**

謝謝何老師。創作的人基本上性格上是有點自閉的成分，否則他沒有辦法忍受長期關在書房書寫的活動。今天是很難得的機會可以跟這麼多國文老師做交流。我一直有國文老師情結。在我整個受教育的過程中，我很幸運都碰到很多很好的老師，所謂很好的老師，並不是說他每天都對我耳提面命，給我很多讚美和肯定，而是他展現一種熱情，對教學和學生的熱誠。再來就是說，我碰到的國文老師都長得很漂亮，氣質高雅，懂得穿著，有品味。只要這三個條件加起來，上國文課一直是我求學過程中最期待的。即使畢業這麼多年，我們幾個還常回去找老師。國中畢業後到台北念高中，我考上大學後，我的國中老師，知道我大學聯考考得不錯，還買了兩大本《辭海》，千里迢迢從宜蘭扛到台北來送我，那種情感讓你很難忘記，這就是我的「國文老師」情結之一。第二個「國文老師」情節是：我大學畢業後曾到中部某知名學校考國文老師，考完之後，當然順應天理，沒有被錄取。我想他們從我的試卷中就非常睿智地判斷我不是好老師，不知會將學生帶到哪個地方去？或許他們也睿智地發現，創作這條路會是更適合我的路。所以，只要有國文老師在的場合，我都會排除萬難來參加。

今天除了完成主辦單位交代的任務：談〈碗公花〉、〈竹枝詞〉。其他時間，我比較希望和各位老師談作家的養成過程。這個養成過程的分享，也許有兩個好處：第一個，在你們現在教的學生中，也許會有創作才華十倍於我，百倍於我的孩子，碰到這樣的孩子，你可以給他哪些鼓舞？第二個，我的養成過程可以對應到哪些部分是從課堂上來的？哪些部分是跟教室一點關係都沒有。教室是老師們的舞台，也是老師的戰場，有可能成爲老師的地獄，現在教育這一行愈來愈不好做，教室內外的分界愈來愈不清楚，老師面對這種變局，該如何將教室外的東西帶到教室內。因爲我沒有像各位老師站在第一線的經驗，我只能從我自己的養成過程跟各位分享，教室內外的東西各自給了我什麼影響。

首先談到〈碗公花〉和〈竹枝詞〉，這兩篇選自《月娘照眠牀》，這是我創作的第三本書。從高中開始算起，我寫作到今年爲止，差不多二十五年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如果從一九八四年出第一本書《水問》開始算起，大概是十七年。從提筆寫作到正式出書，這中間的八年時間是真正由自己去摸索，這中間還經歷過一個大學聯考，我對創作的喜好並沒有被這個恐怖的聯考嚇壞。這十七年中我正式出版的創作集共有十四本，不包括合輯或編選的書。這十四本書中有他的軌跡，如果以一個創作母體的概念來講，一個是「鄉土的經驗」，這個鄉土經驗最完整的體現就是在《月娘照眠牀》這本書，我是在宜蘭那邊出生的，這幾年來宜蘭在政治上有一些聲音，但是基本上，宜蘭人還是很謙虛的。而且從那邊出來的人，他對那塊土地的感情是非常癡情的，當然這和宜蘭本身的位置，風土人情有很大的關係。簡單來講，宜蘭在台灣的東北部，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是一個三角形的沖積平原，他最大的特徵是山多、河流多、島嶼也多，溫泉多，雨水多，一年大概有兩百多天是下雨的。那裡多是一個以竹叢爲外環的散村，不流行大的莊園。竹子是一個地界，又具有防護的作用，後來讀到王維「獨坐幽篁裡」，腦中立刻浮現小時候成長的竹圍環境。竹圍裡有時是單獨一戶，有時候是四、五戶，很少像中南部圍成一個大莊園。你如果在高空中鳥瞰，每個竹圍就像個孤島，他的地理既開放又封閉。我家就在冬山河中段，冬山河旁邊都是山和溪，天空很高、

很遠，從我家騎腳踏車十幾分鐘的路程，到冬山河出海口，就可以看到龜山島。在這些背景下，也許你就可以感受〈碗公花〉和〈竹枝詞〉這兩篇文章的氛圍。〈碗公花〉和〈竹枝詞〉這兩篇文章都是成年之後才寫的，對這個題材會加上其他的成分。譬如說，竹子來講，他是農村中的產物，可是竹子在中國文學當中是有某些象徵的意境，所以竹子比碗公花容易做文化上或文學上的聯想。再來講〈碗公花〉，也就是「牽牛花」，我帶來《台灣野花三百六十五天》，因為牽牛花很多種，我小時候看到的應該是槭葉牽牛，但是從這個書上，顯然銳葉牽牛才叫碗公花，槭葉牽牛不叫碗公花，可是作家在寫作中很難弄得清楚，基本上我寫的是槭葉牽牛。以我現在的眼光來看，我覺得〈碗公花〉這篇文章有一些女性的色彩，就是對於生命力的體會，對於破格的慾望。所以才會寫到：「牽牛花，何屑於區區一瓶供水？」他的生命力是要大大地灑落在土地上，你可以說這是女性對自我生命的某種追尋和想像，他不是單純的寫景，碗公花的個性外表柔弱，個性剛強，這種柔弱而剛強的個性是我所欣賞的女性。

再來要談的是我整個學習和養成的過程。哲學家阿格勒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提到：教育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經由「教導」而學習；另外一種是經由「自我發現」而得到的學習。前者在學校的體制中得到充分的學習，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自我發現」的學習，自己去思考、摸索，提出答案，我比較傾向經由自我發現的學習。因為父母給我的基本配備還不錯，基本上我只要專心聽，大概就學起來了，經過幾次的練習，就知道如何應付學校的教育體制。我不是那種考試拿第一名的小孩，成績在「中上」或「上」這個部分，求學過程中比較常拿到的獎項是屬於才藝方面的，譬如：演講比賽、漫畫比賽、朗讀比賽、書法比賽，從來沒有拿過作文比賽的獎項。在課業學習上是屬於「問題學生」，是上課有很多問題的學生，譬如，你如果是我的國文老師，我可能會問你，這個碗公花銳葉牽牛還是槭葉牽牛，我會想要追根究柢的慾望。我的唸書方式從來不用死背，雖然記憶力很好，也可以用背的，但勉強背完，就像瀉肚子一樣，考完就忘光光了，我曾用這種方法來對付三民主義，考前一個禮拜才開始背，考完全部忘記了。對我這種人而言，死背的學習方式，記得多，忘得也多。但經由自

我發現學習的東西就不容易忘記。我是下課時間，常拿著課本追問國文、歷史老師，這些老師都很有耐心和雅量，不厭其煩地解決我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在高中時開始提筆寫作，最早在校刊發表。其中一個國文老師讓我印象深刻。以前的作文題目通常是「論……」，看到這種申論的題目，我的腦袋好像被水泥封住，不知怎麼下筆。有一次，我們老師出了「一葉知秋」的題目，這個題目很寬廣，這個題目對我有感情，如果對題目沒有感情，縱使學會很多的技巧，知道如何操弄文字，能寫出可以進入範本的文章，還是沒辦法讓我感動。我也以此標準來判斷文章的好壞，不好的文章既工整又缺少生命力，其中沒有特殊的感悟；好的文章，也許你可從中挑到一些瑕疵，可是有感情，透過文字，你可以看到一顆紅通通的心。我那篇文章主要寫我的父親，讓我的老師印象深刻。

我十三歲時父親過世，他過世時我深刻感受到時間的急迫感，當你失去依靠，我父親是獨子，他去世後，我感受到一個家即將要分裂的感覺。我又是老大，感受到時間的急迫，很快我會十四歲、十五歲、十六歲……這樣一直長大，如果我不去設想自己的人生，我很快會長大十九歲、二十歲，我可能像同村大部分女孩子一樣，嫁給一個農夫，不知不覺生了很多小孩，她每天要很早起床下田，那樣的人生，打死我都不要。現在想起來，覺得很不可思議，十幾歲的年紀居然有這樣的睿智，我當年隻身提著兩個包包到台北報考高中。

在城市有很多資源的孩子，爭的是好還要再更好，好還要再非常好。可是離城市不遠的鄉下孩子可能資源很缺乏。我們當年的狀況就是這樣，方圓之內沒有補習班，也沒有那個經濟能力去補習，在宜蘭縣偏遠的小學校，縱使我在學校的成績是中上，來台北考高中，只能考上最後一個志願的復興高中。復興高中給了我人生最重要的開始。這三年我開始寫作，三年來我沒有補習，我同學在下課後整裝待發，直奔南陽街，剛開始會焦慮，陷入恐慌中。我一定要上大學，否則我的人生可能會十分淒慘。後來我向同學借補習班的講義，看了之後，我有兩個感想，第一個感想：凡是那裡會的我在課堂上就學到了；第二個感想是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我認為大學聯考不可能

出。最重要的是我是屬於自我發現型的孩子，所以不會盲從什麼「保證班」，累了一天到補習班都在那裡打瞌睡，花了父母大筆的血汗錢，我覺得那是「慰安錢」，安慰自己的錢。在完全沒有補習的情況下我考上了台大，可能那年的台大比較好考。

後來我結婚後，我發現我先生也是從來沒有補習，他更了不起，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電機系。他事實上也曾經經過這種恐慌，他爸爸媽媽也問他要不要去補習，他們家的家境比我家好太多了。他也曾經去試聽過，發現根本不須補習，因為補習班大部分的課程是在嚇唬你的。我舉這樣的例子，是要說明傾向經由自我發現去學習的孩子，有些不是很快可以用考試成績去檢驗的孩子。到了高三，每天都排滿了考試，很多同學就跟著老師考試的進度讀書，缺乏對自己的學習風格、讀書習慣，對自己的耐力、興趣的整體了解，去設計一個適合自己的學習系統。對父母、老師來講，應該是鼓勵他去發現一個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而不是隨波逐流，疲於奔命，自己的筋骨不夠健全。考大學的經驗如今回想起來還甚為甜美，尤其是我看到國文、歷史的題目，心裡想「這不是在考幼稚園嗎？我已經何等功力，怎麼出這種題目呢！」當然我這兩科都考得很好，尤其是歷史，只錯一題，簡直是可以寫在背上到處去招搖。我上歷史時常抓著老師問問題「什麼是農民革命？」「中國歷史上有幾次農民革命？」……這些問題使得老師認為我這個學生已超出課本的容量。我很幸運，在我一步一步找到對自己最有效的學習途徑中，並沒有來自家庭的干擾，父親很早過世，他沒有辦法干擾我；老師也沒有對我干擾或責難。這種狀況其實就是一種學習的自信，「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一個孩子縱使是經常考一百分，但他沒有學到自信，其實是一件很遺憾的事。因為離開了學校，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關卡，通通都須他獨立去面對。他必須有自信，一個有自信心的孩子，他可以去獨立去面對各種問題，去尋思解決之道。我覺得對人生有深遠影響的學習，都是學校考試無法用題目去測驗的能力，至少在中國人的教育制度裡不大可能去教導、測量的，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

我舉個例子，法國高中會考（相當於台灣的基本學力測驗）出了一個題目「我是誰」。這個題目如果是在台灣，那個出題的老師可能被打到不知「我是誰」了。他有幾

個子題：「人的自由是否受勞動的必要性所侷限？」「能否將自由視為一種拒絕的權力？」「能否說所有的權力都伴隨以暴力？」「給予的目的在於獲得，這是否是一切交友的原則？」「我們對現實的認識是否受科學知識的侷限？」等等。我覺得一個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就會研發出什麼樣的教育體制；爲了鞏固什麼樣的教育體制，就會研發出什麼樣的試題。我覺得這樣的題目不太可能出現在中國人的社會。另外，他們在高中三年級時要修哲學課程，我們高中生根本沒有哲學的訓練，只能靠老師他透過作品和學生分享這方面的思想和追求，這個老師可能是英文老師、歷史老師，最有可能的是國文老師。國文課有大量的文學作品，透過作品的欣賞，比較容易和學生分享。

我舉這些例子和各位老師分享，是說有些學生是比較傾向這種自我學習的方式。譬如，在高中時我看了很多課外書籍，包括世界名著，中國古典文學，章回小說，文章照寫，課外書照看，很少缺課。可以把該做的事做好，而沒有傷害到自己的夢想。我覺得我在中學裡得到兩個很重要的禮物，一個是那時候確定了要成爲作家；另一個是我學習到了自信。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學校老師教給我的，另外四分之三是我自己摸索的。尤其是創作方面，完全是自己摸索的過程，學校老師並沒有給我特殊的指導，唯一一個是我的歷史老師，他看到我在校刊的文章後，用廣播叫我到辦公室，告訴我說：「你有寫作的才華，你不要辜負你的才華！」我很感動！你想一個離鄉背井的孩子，一心想擁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居然有一個老師看到這個學生很認真在學，並不吝給他幾句勉勵的話。我畢業時他還買了托爾斯太《高加索的故事》和比較文學這方面的書送我，告訴我「大學天大地大，你要好好地學！」

### 何寄澎：

剛剛簡媜用了很多時間跟各位說到，怎麼從簡敏媜到簡媜的養成過程。只說到大學以前。她選這個部分有她現實的意義，待會兒由各位老師提問題，簡媜從大學到社會，到結婚、隱居，中間一定有很多的變化，也有她不變的地方。你看她的作品還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她的，如果你們想了解她的話，好好把握今天的機會，當然她未必會

告訴你，她的回答好像告訴你又好像沒有。

與會者提問 一：

妳剛剛提到中學時得到的禮物是成為作家和自信，我對於你如何在中學得到自信感到十分有興趣。我自己的經驗是，我在高中畢業後才從宜蘭到台北來唸書，可是我在台北丟掉我的自信，我很好奇的是老師怎麼在繁華的台北得到自信？謝謝！

簡媜：

這個問題需要站起來回答！像我們這種身高的人如果坐著，就會被埋沒了。我上高中唸書，有一段時間是非常辛苦的。第一是我非常不能適應汽油的味道。我讀北投的復興高中，住在親戚家，每天要坐 3 路或 15 路到台北火車站換北淡線的火車，或大南或光華的巴士。如果是搭巴士，通常撐到「士林」或「小北街」那一站我就要下來拿出書包的塑膠袋來「抓兔」，休息五分鐘後再上車去學校。放學後也是一樣，所以書包裡一定要準備兩個塑膠袋，還有綠油精、萬金油、白花油和酸梅、薄荷。第二個要適應的是城鄉差距，鄉下孩子進入都會小孩的班級，會有某種自卑感。首先，我們講國語的腔調是不一樣的，因而言談間成為同學取笑的對象，我就藉著念報紙、念國文課本來改善腔調。現在我到大陸去，他們會說：「你的普通話講得好好喔！」再來就是生活習慣和興趣，跟班上的同學都格格不入。我後來看薩伊德《鄉關何處》非常感動，這本書原文的意思就是「格格不入」。我後來理解我當時所處的狀況就是「格格不入」，面對這樣的狀況，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去面對它；一種是永遠處在混雜傷感、自卑、哀怨的情緒中，我選擇的是前者。我在中學時做了一件蠻特別的事，就是我去競選學校模範生，我蠻積極爭取班級模範生，再代表班上去各班拉票，那時學校男女分班，要面對一群鼓譟、叫囂的高中男生，頭皮發麻、兩腳發軟，我故作鎮靜地進去拉票……這個經驗讓我建立相當程度的自信，其實你不是做不到，只是你不相信你做的到，只要你願意相信你做的到，你真的可以做的到。結果我以第一高票當選。

與會者提問 二：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剛剛簡老師在講「碗公花」時提到這是一篇有關女性特質的書寫，妳簡單地將它歸納為「柔弱 剛強」，我從簡老師的演講中強烈地感覺到妳「柔弱的外表，剛強的個性」，我自己主觀的猜測：這個特質是不是跟妳的成長背景有關？另外一個問題是：何老師在開場白時提到簡老師是台灣文壇的「典範作家」，我也聽過中央康來新老師說簡媜老師是台灣散文第一把交椅。我很想聽聽看何老師對簡老師位居在女性散文「典範」作家的定義和了解。

簡媜：

妳如果了解宜蘭那個水災多、颱風多的地方，從那個環境成長的人基本上都會有這個特質。妳可以將這個特質稱為宜蘭人的特質。妳也可以放大來看，台灣這個島長大的人也具有這種特質。第二個問題，我的理解是我可能比較警覺到在創作上不斷去尋找新的可能性的作者，「典範」兩個字太沉重了！但是「尋找新的可能性」在我不同的階段中可以看到軌跡。之前提到創作的養分來源，除了農村的生長經驗外，還有大學時大量接觸閱讀古典文學，此外，我是一個女性，會從女性的眼光和情感思維去看問題，很多事，男性的眼光和女性是很不一樣的。再來，勉強可以算我書寫的另一個養分來源是我很喜歡看小說，而且我看的大部分是國外的小說，這是有點奇怪的。我在高中時就閱讀外國的經典小說，無形中，小說中的某些特質、成份就滲透到我的散文中，在我的散文中有時文體常會有混血的情況，至於詩化的語言則跟古典文學有關。像我這種偏向自我學習的人，對於自己不想學的東西是怎麼學都學不好，譬如「文字、聲韻、訓詁」，雖然我知道這些科目的重要，但對這幾門功課是有學習障礙的。但是詩詞給我很大的啟發，大學時，我喜歡早起來校園念詩詞，這些作品讓我感受到文字的質感。譬如王維的絕句，居然能用這麼少的字傳達豐富的內涵，而且內涵是由近而遠，由淺而深的境界感。我一直很想知道王維為什麼能以這麼簡單、這麼少的字來寫？他是怎麼捕捉？怎麼切入？如果不考慮押韻，他為什麼要先寫「空山新雨後」？為什麼不先寫「清泉石上流」？我發覺「空」在王維的手上特別豐富。蘇東坡〈念奴

嬌」中「亂石崩雲、驚濤裂岸」非常有力，「亂石崩雲」四個字是不連貫的，卻有很大的爆破力、氣概。中國文字有的很柔媚，有的可以驚天地。我特別能從詩詞中去抓到動詞的使用，動詞使用非常重要，影響一首詩詞的感覺。

### 何寄澎：

回應剛剛這位老師的提問，簡媜看起來柔弱，其實她有很強的生命力，我不願用「剛強」兩字，我覺得簡媜其實是有點俠氣，俠骨柔情。至於「典範」的問題，我想從幾個角度講，從一個作者創作的精神和態度來講，簡媜剛剛自己說她每個階段都希望一點突破，事實上這是我們討論衡量的標準，就一個作家面對文學使命是否設法去突破？古今中外，隨波逐流和裹足不前的作者太多。另外一點，我和簡媜並沒有太大的交集，後來有一些文學營活動邀請簡媜擔任評審，也在大考中心共事過。一般作者給人的感覺是文人習氣太重，做事嚴謹度、敬業度不夠，相對而言，簡媜不輕易答應事情，一旦答應就努力去做。

至於作品方面，我僅提兩點供各位參考。剛剛簡媜自己提到她自己是個女性，所以會思考女性力量的東西。我覺得在現代散文女性文本中，簡媜是極為重要的一個作家，她有一系列有關女性意識的書寫，即使像《月娘照眠牀》寫一個碗公花也隱藏她女性的自覺，之後看到的《女兒紅》、《紅嬰仔》，其中的女性意識更明顯，現代作家中，在女性文本的書寫上很少有人超過簡媜。

另外，就是簡媜散文的語言很特別。她的語言風格有一部分誠如她剛剛所言，受古典文學影響或她讀了很多雜書小說有關。她的語言風格在現代散文作家中有她鮮明的標誌，就我自己的觀察，在近百年的散文創作中，簡媜是融匯某幾種風格而展現出自己的面貌。

### 與會者提問 三：

各位老師大家好！成長歷程對老師 作家 的影響？另一個問題是在《私房書》中提到「第三代的我守了一輩子的寡又有什麼困難」請問老師一個女作家、妻子、母

親的角色對創作的影響？以及老師婚後的感受是什麼？婚姻生活對老師的創作有何影響？

簡媜：

妳的問題很長，我盡量簡短回答。我大學畢業後曾短暫到過佛光山一陣子，就回到台北紅塵進到廣告公司工作過，待了一段時間後我就決定要走，因為試用期期滿後他要我繳四萬元保證金，我繳不起保證金，我就離職。我要離開時，人室主任就告訴我，意思大概是說：妳想要寫作，妳寫得過黃春明和廖輝英嗎？他們都在我們這個廣告公司待過，年輕人妳不要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我心裡想：「黃春明是黃春明，廖輝英是廖輝英，簡媜就是簡媜！我心裡很清楚這一點。」不過廣告公司給我很特殊的訓練，他訓練你要很快地了解這個社會是怎麼一回事？沒有任何時間讓你妥協，只靠著一個台大的學姊花半個小時的時間告訴我廣告是怎麼回事，以及流程，我就上線了。你的桌上就擺著尿布、洗面乳、醬油，我就開始撰文。那個訓練就是你要抓到群眾的感覺，賣紙尿布的賣法和卡蒂雅的賣法是不一樣的。這種訓練讓我學會自我剝離，那時我正在寫《只緣身在此山中》和《月娘照眠牀》，尤其是寫《只緣身在此山中》某些篇是比較空靈。但是白天你在廣告公司你所寫的是最最貼近現實人生的，那種跑道的轉換如果你沒有練習得很好的話，你的自我衝突會很嚴重。我的處理方式，是把工作 and 創作放在不同的跑道，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所謂為人妻，所謂為人母，都不會干擾到我做為作者的角色。那個部分是很自私很完整的，反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經驗會被我提煉出來豐富我的創作，這當中會有一些衝突，基本上衝突不大，我是蠻有自信的人。

第二個問題比較複雜一點，婚姻是漫長的故事，而且適合在晚上來講。婚姻生活有它柴米油鹽的部分，也有相知相惜的地方，我在家裡幾乎不和我家人分享我在創作的狀況，我的母親、和弟弟妹妹他們完全沒有感覺到我是作家簡媜，在文壇上的領獎場合，他們完全沒有到場過，他們完全沒看過我扮演作家簡媜的角色，這可以說是一種刻意的安排，這樣才不會擾亂我和他們的相處關係。這樣的實況也帶到我的婚姻，

生活就是生活，我很少分享我的創作，尤其避免他們看我的稿子，對於我這種傾向的人來說，寫一半的稿子如果被看到，好像是一個赤裸裸的人一樣恐怖。書出來後我會跟他們談我的感受。

#### 與會者提問 四：

在龍騰版 76 頁，「碗公花 和 竹枝詞 的結局可能有些虛假，作者有刻意的描寫」。簡媜個人同意嗎？如果現在再發表 碗公花 ，這些地方會不會刪除或修改？對於作品被批評，你個人同意嗎？有何感受？

#### 簡媜：

〈碗公花〉的「家裡的『碗公』是用來盛粥的，野地的『碗公』竟盛了蒼天的淚。」這句的結局是承接前面「牽牛花，何屑於區區一瓶供水？」是從這句話翻轉而來的，我是從女性對生命角色的掌握來理解，「很早的時候，曾問自己，如果是花，願意是哪一種花？剛開始，總希望是最美麗的。後來，我希望是一株香氣襲人的花，香得讓人神魂顛倒。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我只想不要被插在花瓶裏就可以了。」我對這段文章的理解是，女性對自己的期待有三個轉折，第一個是美麗的外貌，美麗是父母賜與的，長成什麼樣的身高，皮膚好不好，是天生無法改變的；如果延伸成你希望自己有什麼樣的人生，從這個角度理解，進一步希望自己成為「香氣襲人的花」，香氣襲人代表有美好的內在，讓人神魂顛倒，迷倒眾生；即使是這樣子，人生還是建築在取悅別人上，最後是「只想不要被插在花瓶裏就可以了。」這是「破格」的嚮往，想要打破既有的框架，既有的社會認定女孩子就是要這樣子，對於文章的我來講，我不想讓別人來決定我該怎樣，我想自己決定自己的樣子，我不要被插在花瓶裡，我不想取悅任何一雙眼睛，我只想做我自己，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用這個角度來理解，到最後的結局，「野地的『碗公』竟盛了蒼天的淚。」想要走一條自己的路，中間何嘗沒有血淚斑斑的故事？

至於〈竹枝詞〉的部分，「我將用想像建一處竹篁農舍，等待另外二分之一前來。」

這當然是對家、對愛情的嚮往。

我對作品的完成有一種「分斷生死」的感覺。對寫作者而言，創作階段是最愛恨情仇的，也是最私密、孤獨的部分，這個過程是沒有人可以分享、參與的，做一個作家最大的禮物就是自我整理的過程，等到我將稿子交給出版社印出來，在我的感覺好像一生一世已過。我稱之為「分斷生死」，一本書交稿，我就進行另一個階段，我很少回過頭來看自己的作品。

至於作品被什麼人用什麼方式讀它，在他人生的什麼情感階段讀它，讀出什麼結果？不是我所能決定的。就像普魯斯特講的：「好的作品會創造它自己的後代。」作品的詮釋權在讀者手中，不是我能掌控的。